



巩本忠 摄

## 胡同口的父亲 (下)

□ 巩本勇

父亲病了以后，到胡同口的次数反而越来越多了。

肺癌没有让父亲倒下。他在老家屋后的空闲地里种起了蔬菜。他说，只要我活着，就不能缺儿女们吃新鲜的蔬菜。父亲在屋后种蔬菜，还有一个目的，那就是以侍弄地为由多去几趟胡同口。

父亲知道我喜欢吃臭菜和曲曲菜，他就多种了些。由于臭菜生长任性，季节性很强，老是种不好，父亲和母亲都是跑到二十里外博兴县的三姨家去拿。几乎每个星期，父亲都是骑着电动三轮车，带着母亲，来县城给我送饼和菜。有一次，父亲记错了日期，把星期五当成了星期六，和母亲来到了县城我居住的小区。门卫不让进，他说找我，门卫说：“今天星期五，你儿子应该上班，改天吧！”父亲这才恍然大悟，知道自己记错了日期，但既然把饼和菜拿来了，只好给我打电话，问饼放在哪里，我就让他放在小区门岗。

下午下班回家后，我去了小区门岗，但是，饼和菜都不见了。我问门卫，他们说：“就是放在门岗的桌子上了，咋能没有了呢！”门卫老张喊来了当天值班的保安，他们都知道放在门岗了，至于啥时候不见了都不知道。没有办法，我去物业调监控，还是找不到一点线索。我一想，还是打电话再问问父亲。父亲说得很坚决：“就是放在门岗了，我还嘱咐了值班的人。”我怕父亲着急，说：“爹，不就是几个饼吗，没了就没了。”父亲说：“不是几个，是二十多个，那可是你娘擀了一上午的饼！俺知道有偷钱偷物的，哪知道还有偷饼的！”

第二天星期六，父亲在小区门口打电话说：“你在家吗？你娘今早晨又给你擀了饼，我和你娘给你带来。”我急忙穿上鞋，小跑到小区门口。看着病重的父亲这么老远地一天一个来回给我送饼，禁不住鼻子一酸，差点流出了眼泪，心里很不是滋味。是内疚还是高兴，难于言表。

2015年1月的一天，母亲感觉头痛，去了县医院。医生告

诉我，你母亲可能是乳腺癌。这犹如晴天霹雳，又给我当头一棒。两腺科的杨医生说：“乳腺癌治愈率在所有癌症中是最高的，动了手术不会有事的。”杨医生讲了许多世界上根治乳腺癌的经验。我开始给在深圳的弟弟打电话，商量给母亲动手术的事，哪知道弟弟根本不同意动手术。我就把在县医院手术室工作的翠玲姑找来，让翠玲姑给他讲。翠玲姑在县医院工作了30多年，她的麻醉水平全县堪称一流。翠玲姑在电话里对弟弟说：“我在医院干了这么多年，乳腺癌患者还没有一个不动手术的。不动手术，扩散得会更快。没说的，必须给俺嫂子动手术！”弟弟和翠玲姑通了半个多小时电话，终于同意了。此时，病理分析出来了，母亲是中危乳腺癌，切除后不会有碍。手术接着开始了，足足动了3个小时，切除了有肿瘤的那个乳房。

在母亲动手术的3个小时里，父亲每隔十几分钟就打一次电话。“是恶性的吗，你们可别不和我说话，我承受得了！”我告诉他：“不是恶性的，发现得早，娘不会有事的。”一会儿又打过来：“手术动完了吗，你娘是不是不好，要是好的话，手术咋这么长时间！”父亲不是诅咒母亲，此时此刻，他的这种复杂的心境只有他自己明白。老伴，终究是老伴，谁也代替不了他们相濡以沫四十多年的风雨感情。

手术非常成功，第二天，母亲便能下地活动了。事实上，母亲比父亲脆弱得多。我每次到医院，她都和我唠叨许多：“我要是躺下了，你爹没人照顾了。你看，孩子们都很好，我们老两口却都得了癌症。”母亲的心里很不是滋味，我能读懂一个农村母亲的心。娘的伟大，不单单是无微不至地照顾着父亲，更多的是对儿女们的挂牵。

过了几天，弟弟安排了一下手头的工作，从深圳坐飞机回来了。弟弟推开病房的门进来的时候，爹和娘笑容满面。

中午，我和妹妹也来到了医院。父亲说：“我和你娘都病了，拖累得你们姊妹仨不轻。

俺老两口的医疗费，必须说道说道。”弟弟说：“你操啥心，安心养病就好，其他的事我和哥哥商量就行了！”爹拗得很，执意晚上回家商量。我和弟弟、妹妹没办法，只好说留下妹妹照顾娘，我和弟弟回去。爹早已把叔叔和婶婶们喊了去，他这是找证人啊。

就这样，一个家庭会议召开。弟弟提出了“四四二”制，也就是说，如果父母看病花去1万元，我和弟弟各拿4000元，妹妹拿2000元。二叔、三叔和五叔，不发表意见，喜欢得罪人的四叔不同意弟弟的意见，坚持“五五制”。他说：“养老都是儿子们的事，闺女出钱在咱这里不兴！”按马踏湖区沿村的风俗，闺女嫁出去是不分担债务的，但妹妹明事理：“爹娘生了我，把我养大，我拿二不多，应该的。”

父亲看着大家的意见不一致，就一锤定音地对弟弟说：“别争了，我看按三二五制，你哥哥拿三，你姐姐拿二，你拿五。”大家默不作声，父亲接着对弟弟说，“你在深圳挣钱多，你多拿点，替你哥哥和姐姐多分担些。再说，家的事情都是你哥哥、姐姐忙活，也算合理！”弟弟急忙说：“爹，听你的，我拿多点确实是应该的，不够的话，还算我的！”

第二天上午，弟弟说去医院接替姐姐照顾母亲。他想坐公共汽车去县城，父亲不同意：“你在深圳开汽车还没开够啊，坐公共汽车，还不如坐我的电动车呢！”

弟弟从毕业到参加工作，第一次坐电动车，驾驶员是父亲。

父亲骑着电动车带着弟弟去了县医院。快到医院的时候，下起了雨，淅淅沥沥地弄得路面很脏。弟弟去医院的食堂买饭回来，鞋上沾满了泥，把病房的地面弄脏了。医院的保洁员不耐烦了，嘟囔着，嘴里不干不净。弟弟不乐意了，说：“你们咋为病人服务的！你这态度，要是在深圳，早撵回家了。”那个保洁员也犟上了：“俺就这态度，爱咋咋地！”弟弟没有再搭理她，就去找护士长。护士长再三道歉，医生也再三解释，弟

弟不肯罢手。父亲说话了：“行了，人家医生都来了，得饶人处且饶人，一个保洁员也不容易！”

我的女儿在北京读大学，寒假回来得晚些。为了让女儿安心学习，母亲生病的事我和妻子没有早告诉她。女儿回到家，一个劲地埋怨我。她放下行李，带上从北京给奶奶买的点心，骑上电动车就往医院奔。之后的两天，弟弟回家照顾父亲，两天后，弟弟因为深圳那边有事，就坐火车走了。女儿就开始照顾起了奶奶，一周后，女儿因为给北京一家大公司设计园林工程，白天没有时间照顾奶奶，担子又落在了父亲身上。

母亲住在县医院半个多月，父亲每天都忍着疼痛，从三十里外的老家骑电动车来县城照顾一下母亲。他在病房待的时间很短，每次来，也就五分钟，但就是这五分钟，让母亲感到父亲朴实的温暖。

有一天，在医院里陪着母亲的妹妹有事，打电话叫父亲来照顾一下母亲。父亲在家炖了鸡汤，骑着电动车来到了县城。父亲的肺部积水拱得他疼痛难忍，尽管这样，他在医院硬着头皮坚持了一上午。母亲躺在病床上输液，他站着一口一口喂，一顿午饭吃了半个多小时，两人累得满头大汗。等到母亲吃饱躺下了，他自己才吃上两口母亲吃剩的饭菜。之后，父亲按医生的要求给母亲按摩腿脚。

看着病重的老伴这么侍候自己，母亲心疼地说：“他爹，累坏了吧，坐下歇歇吧。”父亲说：“我还能活多长时间，你这病能治好，孩子们没爹不要紧，但不能没有娘啊！”母亲说：“你这说啥呢，咱俩都会好起来的。俺侍候了你多少年，你必须侍候俺多少年，你还不清债哪行？”父亲说：“那俺给你洗洗脚！”

母亲的眼圈红了，她想哭。2015年春节初二的晚上，父亲的生命之火已经非常微弱。我坐在他的跟前，说了好多话。我知道，属于父亲的时间不多了。父亲让我往他的床前靠靠，叫着我的小名说：“你

的烟抽得太多了，能戒掉就戒掉吧！”

年初三，我去了岳父岳母家。晚上七点多，父亲问母亲：“孩子还回来不？”母亲说：“这么晚了，别让儿子回来了。”父亲临终前，一直挂牵着我。初四凌晨，父亲在家中去世，享年69岁。母亲说，你父亲累了，他这是去天上享福去了。

在整理父亲的遗物时，我们发现他的枕头底下有一张皱皱巴巴写满了字迹的硬纸，算是遗书吧。遗书的内容是这样的：一是老家的房子归两个儿子所有，闺女看护着。我知道你们在城里都住不着，但是不能卖掉。留着这宅院，你们节假日回来好有地方住，是念想也是根。二是请替我好好照顾你们的娘。她也病了，有时候当父母的并不需要钱，你们要常回家看看她。三是要懂得勤奋努力工作。父亲老实一辈子，没干啥大事，你们都要有所成就，为国家作出贡献。四是兄弟姐妹之间要团结，互相尊敬，互相帮助，一定要教育好自己的子女。

年初六，全家人从胡同口送走父亲。埋葬父亲骨灰的那天，我泪如泉涌。落叶是疲倦的蝴蝶，父亲和他一生迷恋的土地拥抱在一起了。父亲走得那么匆忙，我后悔没有陪着父亲多说说话。我哪能想到，“你的烟抽得太多了，能戒掉就戒掉吧！”这句话，竟成了父亲留给儿子的遗言。

一段日子里，我经常回老家痴立在胡同口寻找父亲。

每当想起父亲临终前留下的遗言，我发誓要彻底戒烟。这次戒烟，已经是我第四次戒烟了。前三次戒烟，都没有成功。这一次，我能。

父亲走了，和泥土深情地拥抱在一起了。父亲，你不会孤独，母亲惦记着您，儿女们都想您，就像这么多年您一直挂牵着母亲和儿女们，总没有说出口一样。

每次回乡下看望母亲，我总感觉父亲还站在胡同口。如今，我回故乡的次数越来越少了。故乡变得越来越小的时候，我想念的人和事物却越来越多。